

容齋四筆

十



容齋四筆序

始予作容齋隨筆首尾十八年續筆十三年三筆五年而四筆之成不費一歲身益老而著書益速蓋有其說曩自越府歸謝絕外事獨弄筆紀述之習不可掃除故搜采異聞但緒夷堅諸志於議論雌黃不復關抱而稚子攘每見夷堅蒲紙輒曰隨筆夷堅皆大人素所遊戲今隨筆不加益不應厚於彼而薄於此也日日文案傍必俟草一則乃退重逆其意則裒所憶而書之穰嗜讀書雖就寢猶置一編枕畔旦則與之俱興而天齋其付年且弱冠聰明殊未開以彼其勤殆必有日丈夫愛憐



少子此乎見之於是占捋為序并獎其志去慶元三年
九月二十四日序

必對草一傾以近重故其意限果改動而書之對言

今觀筆下亦益不期與外也而較於此也日日之筆

于對子良矣望之於神曰對筆矣望者大人素也

對采異置曰能矣望之於志也難命雖黃不復歸也

美自游不難惟也代筆觀于筆也望之於言不何計

而四筆之六不黃一始長也望之於書益速也

故言不難惟也代筆觀于筆也望之於言不何計

容齋四筆序

容齋四筆序

容齋四筆目錄卷上

第一卷 十九則

孔廟位次

周三公不特置

周公作金縢

雲夢澤

閔睢不同

迷癡厥撥

三館祕閣

亭樹立名

十十錢

犀舟

畢仲游二書

列子與佛經相參

韋孟詩乖踈

康衡守正

西極化人

詔令不可輕出

戰國策

范擘漢志

繕修犯土

第二卷 二十則

諸家經學興廢

漢人姓名

輕浮稱謂

鬼谷子書

有美堂詩

張天覺小簡

城狐社鼠

用兵為臣下利

誌文不可冗

趙殺鳴犢

五帝官天下

黃帝李法

抄傳文書之誤

二十八宿

大觀元夕詩

顏魯公帖

文潞公奏除改官制

待制知制誥

裴行儉景陽

北人重甘箴

第三卷

十六則

韓退之張籍書

韓公稱李杜

此日足可惜

粉白黛黑

李杜往來詩

李太白怖州佐

祝不勝詛

呂子論學

曾太皇太后

中天之臺

實年官年

雷公炮炙論

治藥捷法

陳翠說燕后

燕非強國

水旱祈禱

第四卷 十五則

今日官冗

藥城和張安道詩

和范杜蘇四公

外臺祕要

六枳關

王荆公上書并詩

左黃州表

李郭詔書

兩道出師

杜韓用歇後語

唐明皇賜二相物

一百五日

老杜寒山詩

譽石之毒

會合聯句

第五卷 十四則

土木偶人

饒州風俗

禽畜菜茹不同

伏龍肝

勇怯無常

趙德甫金石錄

韓文公薦士

王勃文章

呂覽引詩書

藍田丞壁記

錢武肅三改元

黃庭換鵝

宋桑林

馮夷姓字

第六卷 十五則

韓文公逸詩

竇叔向詩不存

用柰花事

王廖兒良

徒木債表

建武中元續書

草駒龍蠹蟲

記李履中二事

乾寧覆試進士

臨海蠲圖

東坡作碑銘

洗兒金錢

告命失故事

扁字二義

娑羅樹

第七卷十四則

天咫

縣尉為少仙

杜詩用愛覺見字

西太一宮言

由與猶同

人焉瘦哉

久而俱化

黃文江賦

沈季長進言

繁瀉渠

替戾岡

文潞公平章重事

考課之法廢

小官受俸

第八卷十七則

庫路真

得意失意詩

狄監盧丑

項韓兵書

承天塔記

穆護歌

省試取人額

通印子魚

壽亭侯印

茸附洽疽漏

莆田荔枝

雙陸不勝

華元入楚師

公羊用疊語

文書誤一字

歷代史本末

賢者一言解疑譜

第九卷 十六則

蔣魏公逸史

沈慶之曹景宗詩

藍尾酒

歐陽公辭官

南北語音不同

南舟北帳

魏冉罪大

辨秦少游義倡

姓源韻譜

譽人過實

作文句法

書簡循習

健訟之誤

用史語之失

文字書簡謹日

更衣

第十卷十七則

過所

露布

東坡題潭帖

山公啓事

親王回庶官書

責降考試官

青蓮居士

閩俗詭秘殺人

富公遷官

唐藩鎮行墨勅

吏部循資格

五行納音

五行化真

錢忠懿判語

王逸少為甄所累

鄂州南樓磨崖

賞魚袋出處

十一卷十八則

京丞相轉官

熙寧司農牟利

文與可樂府

譏議遷史

常何

李密詩

寺監主簿

温大雅兄弟名字

冊府元龜

漢高帝祖稱豐邑

樞密行香

船名三翼

東坡誨葛延之

用書雲之誤

張彥為譏武后濫官

唐王府官限下

御史風聞

唐御史遷轉定限

十二卷十三則百華

小學不講限

主臣

景華御苑

州陞府而不為鎮

漢唐三君知子

當官營繕

治歷明持

仕官捷疾

詞臣益輕

夏英公好戲

神宗用人

至道九老

李文正兩罷相

十三卷二十四則

科舉之弊不可革

宰執子弟廷試

國初救弊

房元齡名字

二朱詩詞

金剛經四句偈

四蓮華之名

黑法白法

多心經偈

天宮寶樹

白分黑分

月雙閨雙

踰繕那一由旬

七極微塵

宰相贈本生父母官

執政贈三代不同

唐孫處約事

夏侯勝京房兩傳

漢人坐語言獲罪

樞密書史

知州轉運使為通判

范正舜治饒州

榮王藏書

秦杜八六子

十四卷

十四則

祖宗親小事

王居正封駁

王元之論官冗

梁狀元八十二歲

太宗恤民

潘游洪沈

舞鷗游蜻

郎中用資序

臺諫分職

正元朝士

表章用兩臣字對

劉夢得謝上表

陳簡齋葆真詩

仙傳圖志荒唐

十五卷

十五則

徽廟朝宰輔

教官掌牋奏

經句全文對

北郊議論

討論濫賞詞

尺八

三給事相攻

朱藏一詩

蔡京輕用官職

節度使改東宮環衛官

宰相任怨

四季杜

渾脫隊

歲陽歲名

官稱別名

十六卷十二則

漢重蘇子卿

昔賢為卒伍

兵家貴於備豫

渠陽蠻俗

寄資官

親盡帶將仕郎

郡縣用陰陽字

杜畿李泌董晉

嚴有翼詆坡公

曹馬能收人心

取蜀將帥不利

李嶠揚再思

容齋四筆目錄

物類與金銀字

雜錄

容齋四筆目錄

雜錄

容齋四筆目錄

雜錄

容齋四筆卷第一十九則

孔廟位次

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弟顏淵至子夏爲十哲故坐
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
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黜乃在廡下
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
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又孟子配食與顏子並而其師
子思子思之師曾子亦在下此兩者於禮於義實爲未
然特相承旣久莫之敢議耳

周三公不特置

周成王董正治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而云官
不必備惟其人以書傳考之皆兼領六卿未嘗特置也
周公既爲師然猶位冢宰尚書所載召公以太保領冢
宰芮伯爲司徒彤伯爲宗伯畢公以太師領司馬衛侯
爲司寇毛公以太傅領司空是已其所次第惟以六卿
爲先後而師傅之尊乃居太保下也

周公作金縢

尚書孔氏所傳五十九篇皆有序其出於史官者不言
某人作如虞書五篇紀一時君臣吁謨都兪及識其政
事如說命武成顧命康王之誥召誥自惟二月既望至

越自乃御事洛誥自戊辰王在新邑至篇終蔡仲之命
自惟周公位冢宰至邦之蔡皆然如指言某人所作則
伊尹作伊訓太甲咸有一德盤庚三篇周公作大誥康
誥酒誥梓材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是也惟金縢之
篇首尾皆叙事而直以爲周公作案此篇除冊祝三王
外餘皆周史之詞如公乃自以爲功公歸納冊公將不
利於孺子公乃爲詩以貽王王亦未敢誚公公命我勿
敢言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公勤勞王家之語出郊反
風之異決非周公所自爲今不復可質究矣

雲夢澤

雲夢楚澤數也列於周禮職方氏鄭氏云在華容漢志
有雲夢官然其實雲也夢也各爲一處禹貢所書雲王
夢作又注云在江南惟左傳得其詳如却夫人弃子文
于夢中注云夢澤名在江夏安陸縣城東南楚子田江
南之夢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楚子濟江入于雲中
注入雲澤中所謂江南之夢然則雲在江之北夢在其
南也上林賦楚有七澤嘗見其一名曰雲夢特其小小
者耳方九百里此乃司馬長卿夸言今爲縣隸德安詢
諸彼人已不能的指疆域職方氏以夢爲薈前漢叙傳
子文投於薈中音皆同

關雎不同

關雎爲國風首毛氏列之於三百篇之前大序云后妃之德也而魯詩云后夫人鷄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後漢皇后紀序康王晏朝關雎作諷蓋用此也顯宗永平八年詔云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引春秋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云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爲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薛氏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雎鳩正恭敬足以聲相求隱蔽于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

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
明今時大人內傾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之說淑
女正容儀以刺時三說不同如此黍離之詩列於王國
風之首周大夫所作也而齊詩以爲衛宣公之子壽閔
其兄伋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此說尤
爲可議

迷癡厥撥

柔詞諂笑專取容悅世俗謂之迷癡亦曰迷嬉中心有
愧見諸頰面者謂之緬醜舉措脫略觸事乖忤者謂之
厥撥雖爲俚言然其說皆有所本列子太墨屎單至嘽

喧懣懣四人相與游於世又云眠媵誣諉勇敢怯疑四
人亦相與游張湛注云墨音眉屎勅夷反方言江淮之
間謂之無賴眠音緬媵音殄方言欺謾之語也郭璞云
謂以言相輕嗤弄也所釋雖不同然大略具是矣曲禮
衣毋撥足毋蹶鄭氏注云撥發揚貌蹶行遽貌大抵亦
指其荒率也

三館祕閣

國朝儒館仍唐制有四曰昭文館曰史館曰集賢院曰
祕閣率以上相領昭文大學士其次監脩國史其次領
集賢若只兩相則首廳兼國史唯祕閣最低故但以兩

制判之四局各置直官均謂之館職皆稱學士其下則
為校理檢討校勘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處范景仁為
館閣校勘當遷校理宰相龐籍言范鎮有異才恬於進
取乃除直祕閣司馬公作詩賀之曰延閣屹中天積書
雲漢連

神宗重其選謂太宗也國士比為仙玉檻鈎陳上丹梯北

斗邊帝容瞻日角宸翰照星躔職秩曾無貴光華在得
賢其重如此自熙寧以來或頗用賞勞元豐官制行不
置昭文集賢以史館入著作局而直祕閣只為貼職至
崇寧政宣以處大臣子弟姻戚其濫及於錢穀文俗吏

士大夫不復貴重然除此職者必詣館下拜閣乃具盛筵邀見在三館者宴集秋日暴書宴皆得預席若餘日則不許至隨筆有館職名存一則云

亭榭立名

立亭榭名最易蹈襲既不可近俗而務為奇澁亦非是東坡見一客云近看晉書問之曰曾尋得好亭子名否蓋謂其難也秦楚材在宣城於城外並江作亭目之曰知有用杜詩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消客愁之句也王仲衡在會稽於後山作亭目之曰白涼亦用杜詩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之句二者可謂甚新然要為

未當廬山一寺中有亭頗幽勝或標之曰不更歸取韓
詩末句亦可笑也

十十錢

市肆間交易論錢陌者云十十錢言其足數滿百無蹺
減也其語至俗然亦有所本後漢書襄楷傳引宮崇所
獻神書其太平經興帝王篇云開其玉戶施種於中比
若春種於地也十十相應和而生其施不以其時比若
十月種物於地也十十盡死固無生者其書不傳於今
唐章懷太子注釋之時尚猶存也此所謂十十蓋言十
種十生無一失耳其盡死之義亦然與錢陌之事殊然

其字則同也

犀舟

張衡應問云犀舟勁楫後漢注引前書羌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音義曰今俗謂刀兵利為犀犀堅也犀舟甚新奇然為文者未嘗用亦慮子所見之不博也

畢仲游二書

元祐初司馬溫公當國盡改王荆公所行政事士大夫言利害者以千百數聞朝廷更化莫不驩然相賀唯畢仲游一書究盡本末其略云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

蓋散青苗置市易歛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
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歛
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欲廢青苗罷市易
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爲財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
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
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探
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
猶將動也如是則廢者可復散罷者可復置蠲者可復
歛去者可復存矣則不足之情可不預治哉爲今之策
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

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
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
論不得陳於前然後所謂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復行
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
掇前日之敝而左右侍從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
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
數烏在其勢之可爲也勢未可爲而欲爲之則青苗雖
廢將復散況未廢乎市易雖罷且復置況未罷乎役錢
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掇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少間其
父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意其病之在也先是

東坡公在館閣頗因言語文章規切時政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孟軻不得已而後辯孔子欲無言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來禍福利害繫身者未嘗言顧直惜其言爾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爲言其形于詩歌贊于賦頌託于碑銘著于序記者亦言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官非諫且職非御

史而非人所未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觸諱以游其間殆
由抱石而抹溺也二公得書聳然竟如其慮子頃修史
時因得其集讀二書思欲爲之表見故官雖不顯亦爲
之立傳云

列子與佛經相參

張湛序列子云其書大略明群有以至虛爲宗萬品以
終滅爲驗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
夢化等情所明徃徃與佛經相參予讀天瑞篇載林類
荅子貢之言曰死之與生一徃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
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吾今之死不

愈昔之生乎此一節所謂與佛經相參者也又去商太
宰問孔子三王五帝三皇聖者歟孔子皆曰弗知太宰
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
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
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其後論者以為列
子所言乃佛也寄於孔子云

章孟詩乖踈

漢書韋賢傳載韋孟詩二篇及其孫元成詩一篇皆深
有三百篇風致但韋孟諷諫去肅肅我祖國自承韋總
齊群邦以翼大商至于有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諧寔絕

我邦我邦既絕厥政斯逸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群
后靡扶靡衛五服崩離宗周以隊應劭曰王赧聽讒受
譖絕豕韋氏自是政教逸漏不由王者觀孟之自叙乃
祖而乖踈如是周至赧王僅存七邑救亡不暇豈能絕
侯邦乎周之積微久矣非因絕豕韋一國然後五服崩
離也其妄固不待攻而應劭又從而實之尤爲可笑左
傳書范宣子之言曰勾之祖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
杜氏杜預曰豕韋國於東郡白馬縣穀末國於唐周成
王滅之此最可證惜顏師古之不引用也

康衡守正

漢元帝時貢禹奏言天子七廟親盡之廟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下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後乃下詔先罷郡國廟其親盡寢園皆無復修已而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詔問丞相康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皇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曰親廟宜一居京師今皇帝有疾不豫迺夢祖宗見戒以廟皇帝悼懼即詔臣衡復修立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又告謝毀廟曰遷廟合祭久長之策今皇帝乃有疾願復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爲禮不得如不合諸帝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

各今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以爲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措罪廼在臣衡予案衡平生佞諛專附石顯以取大位而此一節獨據經守禮其禱廟之文殆與金縢之冊祝相似而不爲後世所稱述漢史又不書於本傳憎而知其善可也郊祀志南山巫祠秦中者二世皇帝也以其彊死魂魄爲厲故祠之成帝時康衡奏罷之亦可書

西極化人

列子載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王敬之若神化人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廼止暨及

化人之宮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復謁王同游意迷
精喪請化人求還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
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睇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
默存耳穆王自失者三月復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
游也形奚動哉予然後知唐人所著南柯太守黃粱夢
櫻桃青衣之類皆本乎此

詔令不可輕出

人君一話一言不宜輕發況於詔令形播告者哉漢光
武初即位既立郭氏爲皇后矣時陰麗華爲貴人帝欲
崇以尊位后固辭以郭氏有子終不肯當建武九年遂

下詔曰吾以貴人有母儀之美宜立爲后而固辭不敢
當列於媵妾朕嘉其義讓許封諸弟乃追爵其父及弟
爲侯皆前世妃嬪所未有至十七年竟廢郭后及太子
彊而立貴人爲后蓋九年之詔旣行主意移奪已見之
矣郭后豈得安其位乎

戰國策

劉向序戰國策言其書錯亂相揉莒本字多誤脫爲半
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如此類者多予案今傳於世者
大抵不可讀其韓非子新序說苑韓詩外傳高士傳史
記索隱太平御覽北堂書鈔藝文類聚諸書所引用者

多今本所無向博極群書但擇焉不精不止於文字脫
誤而已惟太史公史記所采之事九十有三則明白光
艷悉可稽考視向爲有間矣

范曄漢志

沈約作宋書謝儼傳曰范曄所撰十志二皆託儼搜撰
隨畢遇曄敗悉蠟以覆車宋文帝令丹陽尹徐湛之就
儼尋求已不復得一代以爲恨其志今闕曄本傳載曄
在獄中與諸生姪書曰旣造後漢欲徧作諸志前漢所
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
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不果此說與儼傳不同

然儼傳所去乃范紀第十卷公主注中引之今宋書却無殊不可曉劉昭注補志三十卷至本朝乾興元年判國子監孫奭始奏以備前史之闕故淳化五年監中所刊後漢書凡九十卷惟帝后紀十卷列傳八十卷而無志去新唐書藝文志劉昭補注後漢書五十八卷不知昭爲何代人所謂志三十卷當在其中也

繕修犯土

今世俗營建宅舍或小遭疾厄皆去犯土故道家有謝土司章醮之文按後漢書來歷傳所載安帝時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乳母野王君王聖舍太子厨監郗吉以

為聖舍新繕修犯土禁不可久御然則古有其說矣

容齋四筆卷第一

容齋四筆卷第一

容齋四筆卷第一

容齋四筆卷第一

容齋四筆卷第一

容齋四筆卷第一

容齋四筆卷第一

容齋四筆卷第二 二十則

諸家經學興廢

稚子問漢儒所傳授諸經各名其家而今或存或不存請書其本末為四筆一則乃為采撫班史及陸德明經典釋文并它書刪取綱要詳載於此周易傳自商瞿始至漢初田何以之顯門其後為施讎孟喜梁丘賀之學又有京房費直高相三家至後漢高氏已微晉永嘉之亂梁丘之易亡孟京費氏人無傳者唯鄭康成王弼所注行于世江左中興欲置鄭易博士不果立而弼猶為世所重韓康伯等十人竝注繫辭今唯韓傳尚書自漢

文帝時伏生得二十九篇其後爲大小夏侯之學古文者武帝時出於孔壁凡五十九篇詔孔安國作傳遭巫蠱事不獲以聞遂不列於學官其本殆絕是以馬鄭杜預之徒皆謂之逸書王肅嘗爲注解至晉元帝時孔傳始出而亡舜典一篇乃取肅所注堯典分以續之學徒遂盛及唐以來馬鄭王注遂廢今以孔氏爲正云詩自子夏之後至漢興分而爲四魯申公曰魯詩齊轅固生曰齊詩燕韓嬰曰韓詩皆列博士毛詩者出於河間人大毛公爲之故訓以授小毛公爲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不列於學鄭衆賈逵馬融皆作詩注及鄭康成作箋

三家遂廢齊詩久亡魯詩不過江東韓詩雖在人無傳者唯毛詩鄭箋獨立國學今所遵用漢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即今之儀禮也古禮經五十六篇后倉傳十七篇曰后氏曲臺記所餘三十九篇名爲逸禮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爲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馬融盧植考諸家異同附戴聖篇章去其煩重及所缺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也王莽時劉歆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在三禮中最爲晚出左氏爲春秋傳又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鄒氏無師夾氏無書公羊興於景帝時穀梁盛於宣帝時而左氏終

西漢不顯迨章帝乃令賈逵作訓詁自是左氏大興二
傳漸微矣古文孝經二十二章世不復行只用鄭注十
八章本論語三家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即今所行篇次
是也齊論語者齊人所傳凡二十二篇古論語者出自
孔壁凡二十一篇各有章句魏何晏集諸家之說爲集
解今盛行於世

漢人姓名

西漢名人如公孫弘董仲舒朱買臣丙吉王褒貢禹皆
有異世與之同姓名者戰國策及呂氏春秋齊有公孫
弘與秦王孟嘗君言者明帝時又有幽州從事公孫弘

交通楚王英見於虞延傳高祖時又有謁者貢禹梁元
帝時有武昌太守朱買臣尚書左僕射王褒後漢安帝
時有太子廚監邠吉南齊武帝之子巴東王子響爲荆
州刺史要直閣將軍董蠻與同行蠻曰殿下癡如雷敢
相隨耶子響曰君敢出此語亦復奇癡上聞而不悅曰
人名蠻復何容得醞藉乃改爲仲舒謂曰今日仲舒何
如昔日仲舒荅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
先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然此人後不復見

輕浮稱謂

南齊陸慧曉立身清肅爲諸王長史行事僚佐以下造

詣必起迎之或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荅曰我性
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
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
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今世俗浮薄少年或身為卑官
而與尊者言話稱其儕流必曰某丈談其所事牧伯監
司亦然至於當他人父兄尊長之前語及其子孫甥壻
亦云某丈或妄稱宰相執政貴人之字皆大不識事分
者習慣以然元非簡傲也子常以戒兒輩云

鬼谷子書

鬼谷子與蘇秦張儀書曰二足下功名赫赫但春華至

秋不得父茂今二子好朝露之榮忽長久之功輕喬松
之永延貴一旦之浮爵夫女愛不極席男歡不畢輪痛
哉夫君戰國策楚江乞謂安陵君曰以財交者財盡而
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巨嬖女不敝席寵臣不
敝軒呂不韋說華陽夫人曰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
詩氓之序曰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是諸說大氏臆皆以
色而爲喻士之嗜進而不知自反者尚監茲哉

有美堂詩

東坡在杭州作有美堂會客詩領聯云天外黑風吹海
舟浙東飛雨過江來讀者疑海不能立黃魯直曰蓋是

爲老杜所誤因舉三天禮賦朝獻太清宮云九天之雲
下垂四海之水皆立以告之二者皆句語雄峻前無古
人坡和陶停雲詩有雲屯九河雪立三江之句亦用此
也

張天覺小簡

張天覺熙寧中爲渝州南川宰章子厚經制夔夷狎侮
州縣吏無人敢與共語部使者念獨張可亢之檄至夔
子厚詢人才使者以告即呼入同食張著道士服長揖
就坐子厚肆意大言張隨機折之落落出其上子厚大
喜延爲上客歸而薦諸天子甫遂得召用政和六年張

在荆南與子厚之子致平一帖云老夫行年七十有四
日閱佛書四五卷早晚食米一升麵五兩肉八兩魚酒
佐之以此爲常亦不服煖藥唯以呼吸氣書夜合天度
而已數數夢見先相公語論如平生豈其人在天仙閒
而老夫定中神遊或遇之乎嗟乎安得奇男子如先相
公者一快吾胸中哉此帖藏致平家其曾孫簡刻諸石
予今年亦七十四歲姪孫偲於長興得墨本以相示聊
記之云

城狐社鼠

城狐不灌社鼠不燻謂其所棲穴者得所憑依此古語

也故議論者率指人君左右近習為城狐社鼠予讀說苑所載孟嘗君之客曰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燠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燠何則所託者然也稷狐之字甚竒且新

用兵為臣下利

富公奉使契丹虜主言欲舉兵公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群臣爭勸舉兵者此皆其自謀非國計也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是時語錄傳於四方蘇明允讀至此曰

此一段議論古人有之否東坡年未十歲在傍對日記
得嚴安上書云今徇南夷朝夜郎略巖州建城邑深入
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
也正是此意明允以爲然予又記魏太武時南邊諸將
表稱宋人大嚴將入寇請先其未發逆擊之魏公卿皆
以爲當崔伯深曰朝廷群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
西平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南邊諸將聞而慕
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皆營私計爲國生事不可從也
魏主乃止其論亦然

誌文不可冗

東坡爲張文定公作墓誌銘有荅其子厚之一書去志
文路中已作得太半到此百冗未絕筆計得十日半月
乃成然書大事略小節已有六千餘字若纖悉盡書萬
字不了古無此例也知之知之蓋當時怒之意但欲務
多耳又一帖云志文謁告數日方寫得了謹遣持納衰
病眼眩辭翰皆不佳不知可用否今誌文正本凡七千
一百字銘詩百六十字云予鄉士作一列大夫小郡守
行狀九千言衢州士人詣闕上書二萬言使讀之者豈
不厭倦作文者宜戒之坡帖藏梁氏竹齋趙晉臣鐫石
於湖南憲司楚觀

趙殺鳴犢

漢書劉輔傳谷永等上書曰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張晏注曰簡子欲分晉國故先殺鳴犢又聘孔子孔子聞其死至河而還也顏師古曰戰國策說二人姓名去鳴犢鐸犢而史記及古今人表並以爲鳴犢竇犢蓋鐸犢及竇其聲相近故有不同耳今永等指鳴犢一人不論竇犢也韓退之將歸操亦去孔子之趙聞殺鳴犢作予案今本史記孔子世家乃以爲竇鳴犢舜華說苑權謀篇去晉有澤鳴犢犢其不同如此

五帝官天下

漢蓋寬饒奏封事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成功者去坐指意欲求禪而死故或去自後稱天子爲官家蓋出於此今世無韓氏易諸家注釋漢書皆無一語惟說死至公篇云秦始皇帝既吞天下召群臣議五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博士鮑令之對曰天下官則選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始皇帝歎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後者此說可以爲證輒記之以補漢注之缺蔣濟萬機論亦有官天下家天下之語

黃帝李法

漢書胡建傳黃帝李法蘇林曰獄官名也天文志左角
李右角將顏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也其書曰李法唐
世系表李氏自臯陶爲堯大理歷虞夏商世世作此官
以官命族爲理氏至紂之時逃難於伊侯之墟食木子
得全遂改理爲李氏予案今本漢書天文志騎官左角
理乃用理字而史記天官書則爲李說苑載胡建事亦
爲理法然則理李一也故左傳數云行李往來杜預注
曰行李使人也至鄭子產與晉盟于平丘則曰行理之
命注亦云行理使人通聘問者其義益明臯陶作大理

傳子孫不改迨商之季幾千二百年世官又任倉氏庫
氏不足道矣表系疑不可信

抄傳文書之誤

今代所傳文書筆吏不謹至於成行脫漏予在三館假
庾自直類文先以正本點檢中有數卷皆以後板爲前
予令書庫整頓然後錄之他多類此周益公以蘇魏公
集付太平州鏤板亦先爲勘校其所作東山長老語錄
序云側定政宗無用所以爲用因蹄得兔忘言而後可
言以上一句不明白又與下不對折簡來問予憶莊子
曰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爾然而廁足而墊

之致黃泉知無用而後可以言用矣始驗側定政宗當
是廁足致泉正與下文相應四字皆誤也因記曾紘所
書陶淵明讀山海經詩云形夭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
上下文義若不貫遂取山海經參校則云刑天獸名也
口中好銜干戚而舞乃知是刑天舞干戚故與下句相
應五字皆訛以語友人岑公休晁之道皆撫掌驚歎亟
取所藏本是正之此一節甚類蘇集云

二十八宿

二十八宿音秀若考其義則止當讀如本音嘗記前
人有說如此說苑辯物篇曰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所

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義昭然

大觀元夕詩

大觀初年京師以元夕張燈開宴時再復湟鄯徽宗賦
詩賜群臣其頷聯云午夜笙歌連海嶠春風燈火過湟
中席上和者皆莫及開封尹宋喬年不能詩密走介求
援於其客周子雍得句云風生閭闔春來早月到蓬萊
夜未中爲時輩所稱子雍汝陰人曾受學於陳無已故
有句法則作文爲詩者可無師承乎

顏魯公帖

顏魯公忠義氣節史策略盡偶閱臨汝石刻見一帖云

政可守不可不守吾去歲中言事得罪又不能逆道苟時爲千古罪人也雖貶居遠方終身不耻汝曹當須謂吾之志不可不守也此是獨赴謫地而與其子孫者無由考其歲月千載之下使人讀之尚可畏而仰也

文潞公奏除改官制

自熙寧以來士大夫資歷之法日趨於壞歲甚一歲久而不可復清近年愈甚綜核之制未嘗能守偶見文潞公在元祐中任平章軍國重事宣仁面諭令具自來除授官職次序一本進呈公遂具除改舊制節目以奏其一云吏部選兩任親民有舉主并通判通判兩任滿有

舉主升知州軍謂之常調知州軍有績効或有舉薦名
實相副者特擢升轉運使副判官或提點刑獄府推判
官謂之出常調轉運使有路分輕重遠近之差河北陝
西河東三路爲重路歲滿多任三司使副或發運使發
運任滿亦充三司副使成都路次三路京東西淮南又
其次江東西荆湖兩浙又次之二廣福建梓利夔路爲
遠小已上三等路分轉運任滿或就移近上次等路分
或歸任省府判官漸次擢充三路重任內提點刑獄則
不拘路分輕重除授潞公所奏乃是治平以前常行今
一切蕩然矣京朝官未嘗肯兩任親民才爲通判便望

州郡至於監司既無輕重遠近之間不復以序升擢云
待制知制誥

慶曆七年曾魯公亮自脩起居注除天章閣待制時陳
恭公獨爲相其弟婦王氏冀公孫女曾出也當月旦出
拜恭公迎語之曰六新婦曾三做從官想甚喜應聲對
曰三舅荷伯伯提挈極驩喜只是外婆不樂恭公問故
曰外婆見三舅來謝責之曰汝第五人及第當過詞掖
想是全廢學故朝廷如此處汝恭公默然自失後竟改
知制誥蓋恭公不由科第不諳典故致受譏於女子而
此女對答之時元未嘗往外家也其壻慧如此國家故

事修注官次補必知制誥惟趙康靖公以歐陽公位在下而欲先遷司馬公以力辭二字皆除待制其雜壓先後可見云

裴行儉景陽

裴行儉爲定襄道大總管討突厥大軍次單于北暮已立營塹壕旣周更命徙營高岡吏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駭歎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案戰國策云齊韓魏共攻燕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曰女

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表軍吏乃服二事正同而景陽之事不傳

北人重甘蔗

甘蔗只生於南方北人嗜之而不可得魏太武至彭城遣人於武陵王廸求酒及甘蔗郭汾陽在汾上代宗賜甘蔗二十條子虛賦所云諸柘巴且諸柘者甘蔗也蓋相如指言楚雲夢之物漢郊祀歌泰尊柘漿亦謂取甘蔗汁以爲飲

空齋四筆卷第二

其賦詩言發靈寢之... 賦影校時... 卷第二



此入重... 卷第二

水大... 卷第二

谷齋四筆卷第三 十六則

韓退之張籍書



韓公集中有荅張籍二書其前篇曰吾子所論排釋老
不若著書若僕之見則有異乎此請待五六十然後為
之吾子又譏吾與人為無實駁雜之說此吾所以為戲
耳若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後
篇曰二氏行乎中土蓋六百年非可以朝令而夕禁俟
五六十為之未失也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
者雖誠有之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駁雜之譏
前書盡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烏害於道哉大略籍所

論四事乞著書譏駁雜諫商論好勝及博塞也今得籍
所與書前篇曰漢之衰浮圖之法入中國黃老之術相
沁而熾蓋為一書以興存聖人之道執事多尚駁雜無
實之說使人陳之前以為歡此有累於盛德又商論之
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况為傳
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廢弃日時不識其然願絕博塞之
好弃無實之談弘慮以接士嗣孟軻揚雄之作使聖人
之道復見於唐後篇曰老釋惑於生人久矣執事可以
任著書之事君子汲汲於所欲為若皆待五十六十而
後有所為則或有遺恨矣君子發言舉足不遠於禮未

聞以駁雜無實之說以爲戲也執事每見其說則拊林
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籍之二書甚勁而直但
稱韓公爲執事不曰先生考其時乃去執事參於戎府
按韓公以正元十二年爲汴州推官時年二十有九十
五年爲徐州推官時年三十有二年位未盛籍未以師
禮事之去

韓公稱李杜

新唐書杜甫傳贊曰昌黎韓愈於文章重許可至歌詩
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去予讀韓詩
其稱李杜者數端聊疏於此石鼓歌曰少陵無人謫僊

死才薄將柰石鼓何酬盧雲夫曰高揖群公謝名譽遠
追甫白感至誠薦士曰勃興得李杜萬類困凌暴醉留
東野曰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感春
曰近憐李杜無檢束爛漫長醉多文辭并唐志所引蓋
六用之

此日足可惜

韓退之此日足可惜一首贈張籍凡百四十句雜用東
冬江陽庚青六韻及其亡也籍作詩祭之凡百六十六
句用陽庚二韻其語鏗鏘震厲全倣韓體所謂乃出二
侍女合彈琵琶箏者是也

粉白黛黑

韓退之爲文章不肯蹈襲前人一言一句故其語曰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獨粉白黛綠四字似有所因列子周穆王築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嫫嫫曼者粉白黛黑以滿之戰國策張儀謂楚王曰鄭周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間見者以爲神屈原大招粉白黛黑施芳澤只司馬相如靚莊刻飾郭璞曰粉白黛黑也淮南子毛牆西施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粉白黛黑笑目流眇韓公以黑爲綠其旨則同

李杜往來詩

李太白杜子美在布衣時同游梁宋爲詩酒會心之友
以杜集考之其稱太白及懷贈之篇甚多如李侯金蘭
彥脫身事幽討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李
白一斛詩百篇自稱臣是酒中僊近來海內爲長句汝
與山東李白好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李侯有佳句
往往似金鏗憶與高李董論交入酒壚白也詩無敵飄
然思不群昔年有狂客號爾謫僊人落月滿屋梁猶疑
照顏色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秋來相顧尚飄蓬未
就丹砂愧葛洪寂寞書齋裏終朝獨爾思涼風起天末
君子意何如不見李生又佯狂真可哀凡十四五篇至

於太白與子美詩畧不見一句或謂堯祠亭別杜補闕
者是已乃殊不然杜但爲右拾遺不曾任補闕兼自諫
省出爲華州司功逆遷避難入蜀未嘗復至東州所謂
飯顙山頭之嘲亦好事者所撰耳

李太白怖州佐

李太白上安州裴長史書云白竊慕高義得趨末塵何
圖謗言忽生衆口攢毀將恐投杼下客震於嚴威若使
事得其實罪當其身則將浴蘭沐芳自屏於亨鮮之地
惟君侯死生之願君侯惠以大遇洞開心顏終乎前恩
再辱英眄必能使精誠動天長虹貫日若赫然作威加

以大怒即膝行而前再拜而去耳裴君不知何人至
譽其貴而且賢名飛天京天才超然度越作者稜威雄
雄下帽群物予謂白以白衣入翰林其蓋世英姿能使
高力士脫鞵於殿上豈拘拘然怖一州佐者邪蓋時有
屈伸正自不得不爾大賢不偶神龍困於螻蟻可勝歎
哉白此書自叙其平生去昔與蜀中友人兵指南死於
洞庭之上白禪服慟哭炎月伏屍猛虎前臨堅守不動
遂權殯於湖側數年來觀筋骨尚在雪泣持刃躬申洗
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携持無輟身手遂丐僦營
葬於鄂城其存交重義如此又與逸人東巖子隱於岷

山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竒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
無驚猜其養高忘機如此而史傳不爲書之亦爲未盡

祝不勝詛

齊景公有疾梁丘據請誅祝史晏子曰祝有益也詛亦
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
能勝億兆人之詛晉中行寅將亡召其太祝欲加罪曰
子爲我祝齋戒不敬使吾國亡祝簡對曰今舟車飾賦
斂厚民怨謗詛多矣苟以爲祝有益於國則詛亦將爲
損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
祝其何罪此二說若出一口真藥石之言也

呂子論學

呂子曰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則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則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則不若啞使其心可以智不學其智則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之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可謂善學者矣此說其美而罕為學者所稱故書以自戒

曾太皇太后

唐德宗即位訪求其母沈太后歷順宗及憲宗時為曾祖母故稱為曾太皇太后蓋別於祖母也舊新二唐書

紀皆載之今 慈福太皇太后在 壽康太上時

已加尊稱若於 主上則為曾祖母當用唐故事加

曾字尚者嘗以告宰相而省吏以為典故所無天子逮

事三世安得有前比亦可謂不知禮矣又嗣僕王士歆

在隆興為從叔祖在紹熙為曾叔祖慶元為高叔祖矣

而仍稱皇叔祖如故士歆視嗣秀王伯圭為從祖今圭

稱皇伯祖而歆但為皇叔祖乃是弟爾禮寺亦以為國

朝以來無稱曾高者彼蓋不知累朝尊屬元未之有也

中天之臺

中天之臺有二其一列子曰西極化人見周穆王王為

之改築宮室土木之功赅堊之色無遺巧爲五府爲虛
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名曰中天之臺其一
新序曰魏王將起中天臺許綰負操錘入曰臣能商臺
王曰若何曰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
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旣如是其趾須方八千里盡王
之地不足以爲臺趾必起此臺先以兵伐諸侯盡有其
地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爲臺趾度八千里之
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以備乃可
以作王默然無以應乃罷起臺

實年官年

士大夫叙官闕有所謂實年官年兩說前此未嘗見於
官文書大抵布衣應舉必減歲數蓋少壯者欲藉此爲
求昏地不幸潦倒場屋勉從特恩則年未六十始許入
仕不得不豫爲之圖至公卿任子欲其早列仕籍或正
在童孺故率增擡庚甲有至數歲者然守義之士猶曰
兒曹甫策名委質而父祖先導之以挾詐欺君不可也
比者以朝臣屢言年及七十者不許任監司郡守搢紳
多不自安爭引年以決去就江東提刑李信甫雖春秋
過七十而官年損其五堅乞致仕有旨官年未及與之
外祠知房州章駟六十八歲而官年增其三亦求罷去

諸司以其精力未衰援實為請有旨聽終任知嚴州秦
燭乞祠之疏曰實年六十五而官年已踰七十遂得去
齊慶曾寧國乞歸亦曰實年七十而官年六十七於是
實年官年之字形於制書播告中外是君臣上下公相
為欺也掌故之野甚矣此豈可紀於史錄哉

雷公炮炙論

雷公炮炙論載一藥而能治重疾者今醫家罕用之聊
志於此其說云髮眉墮落塗半夏而立生目辟眼雖有
五花而自正脚生肉杳棍繫宕根囊皺旋多夜煎竹木
體寒腹大全賴鷓鴣血泛經過飲調瓜子咳逆數數酒

服熱雄遍體癆風冷調生側腸虛泄利須假草零久渴
心煩宜投竹瀝除癥去塊全仗硝硃益食加觴須煎蘆
朴強筋健骨酒是菘鱠駐色延年精蒸神錦知瘡所在
口點陰膠產後肌浮甘皮酒服腦痛投硝末心痛速覓
延胡凡十八項謂眉髮墮落者煉生半夏莖取涎塗髮
落處立生玉花者玉加皮也葉有雄雌三葉為雄五葉
為雌須使五葉者作末酒浸用之目瞤者正脚有肉杓
者取荈岩根繫襪帶上求痊多小便者煎萹藊服之永
不夜起若患腹大如鼓米飲調鷓鴣末服立枯如故血
泛行者搗甜瓜子仁作末去油飲調服之立絕咳逆者

天雄炮過以酒調一錢匕服癆風者側子附子傍作末
冷酒服虛泄者搗五倍子末熟水下之癥塊者以硃砂
硝石二味乳鉢中研作粉同燉了酒服神効不飲者并
飲酒少者煎逆水蘆根并厚朴二味湯服之菝葜并鱉
魚作末以黃精酒圓服之可力倍常十也黃精自然汁
拌細研神錦於柳木甑中蒸七日了以密圓服顏兒可
如幼女之容色陰膠即是甑中氣垢點少許於口中即
知臧府所起直徹至在處知痛足可醫也產後肌浮酒
服甘皮立枯頭痛者以硝石作末內鼻中立止心痛者
以延胡索作散酒服之

治藥捷法

藥有至賤易得人所常用而難於修製者如香附子菟
絲子艾葉之類醫家昧其節度或終日疲勞而不能成
本草云凡菟絲子煖湯淘汰去沙土漉乾煖酒漬經一
宿漉出暴微白搗之不盡者更以酒漬經三五日乃出
更曬微乾搗之須更悉盡極易碎蓋以其顆細難施工
其說亦殊勞費然自有捷法但撚紙條數枚置其間則
馴帖成粉香附子洗去皮毛炒之焦熟然後舉投水鉢
內候浸漬透徹漉出暴日中微燥乃入搗臼悉應手糜
碎艾葉柔軟不可著力若入白茯苓三五片同碾則即

時可作細末

陳翠說燕后

趙左師觸龍說太后使長安君出質用愛憐少子之說以感動之予嘗論之於隨筆中其事載於戰國策史記資治通鑑而燕語中又有陳翠一段甚相似云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爲質於齊太后大怒曰陳公不能爲人之國則亦已矣烏有離人子母者翠遂入見后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今王願封公子群臣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今以公

子爲質且以爲功而封之也太后弗聽是以知人主之不愛文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知長者之計乃命爲行具此語與觸龍無異而史記不書通鑑不取學者亦未嘗言

燕非強國

北燕在春秋時最爲僻小能自見於中國者不過三四大率制命於齊七雄之際爲齊所取後賴五國之力樂毅爲將然後勝齊然卒於得七十城不能守也故蘇秦

說趙王曰趙北有燕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燕王曰寡人
國小西迫強秦南近齊趙齊趙疆國也又曰天下之戰
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昭王
謂郭隗曰孤極知燕弱小不足以報齊蘇代曰一齊之
疆燕猶不能支秦陽君曰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
趙趙長平之敗壯者皆死燕以二千乘攻之爲趙所敗
太子丹謂荆軻曰燕小弱數困於兵何足以當秦楚漢
之初趙王武臣爲燕軍所得趙廝養卒謂其將曰一趙
尚易燕況以兩賢王滅燕易矣彭寵以漁陽叛即時夷
滅十六國之起戎狄亂華稱燕稱趙者多矣未嘗有

據幽薊之地者也獨安祿山以三十年節制之威又兼
領河東乘天寶政亂出不意而舉兵史思明繼之雖爲
天下之禍旋亦殄滅至於藩鎮擅地所謂范陽盧龍固
常受制於天雄成德也劉仁恭守光父子僭竊一方唐
莊宗遣周德威攻之克取廵屬十餘州如拾地芥石晉
割賂契丹仍其舊國恃以爲強然晉開運陽城之戰德
光幾不免周世宗小振之立下三關但太平興國失於
輕舉又不治敗將喪師之罪致令披猖以迄于今若以
謂幽燕爲用武之地則不然也

水旱祈禱

海內雨暘之數郡異而縣不同為守為令能以民事介
心必自知以時禱祈不待上命也而省部循案故例但
視天府為節下之諸道轉運司使巡內州縣各詣名山
靈祠精潔致禱然固難以一槩論乾道九年秋顛吉連
雨暴漲予守顛方多備土囊壅諸城門以杜水入凡二
日乃退而臺符令禱雨予格之不下但據實報之已而
聞吉州於小廳設祈晴道場大廳祈雨問其故郡守曰
請霽者本郡以淫潦為災而請雨者朝旨也其不知變
如此殆為悔神天幽冥之下將何所據憑哉俚語笑林
謂兩商人入神廟其一陸行欲晴許賽以猪頭其一水

行欲雨許賽羊頭神顧小鬼言晴乾喫猪頭雨落喫羊
頭有何不可正謂此耳坡詩去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
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湏日千變此意
未易爲庸俗道也

容齋四筆卷第三

...

...

谷原四筆卷第三

...

...

...

...

...

...

容齋四筆卷第四十五則

今日官冗

元豐中曾鞏判三班院今侍右也上疏言國朝景德墾田百

七十萬頃官萬員皇祐二百二十五萬頃官二萬員治

平四百三十萬頃官二萬四千員田日加辟官日加多

而後之郊費視前一倍以三班三年之籍較之其入籍

者幾七百人而死亡免退不能二百是年增歲溢未見

其止則用財之端入官之門當令有司講求其故使天

下之入如治平而財之用官之數同景德以三十年之

通可以餘十年之蓄矣是時海內全盛倉庫多有椿積

猶有此懼慶元二年四月有朝臣奏對極言去襄在乾
道間京朝官三四千員選人七八千員紹熙二年四選
各籍尚左京官四千一百五十九員尚右大使臣五千
一百七十二員侍左選人一萬二千八百六十九員侍
右小使臣一萬一千三百十五員合四選之數共三萬
三千五百十六員冗倍於國朝全盛之際近者四年之
間京官未至增添外選人增至一萬三千六百七十員
比紹熙增八百一員 大使臣六千五百二十五員
比紹熙增七百四十八員 而今年科舉
小使臣一萬八千七百餘員
比紹熙增七百四十八員 明年奏薦不在焉通無慮四萬三千員比四年之數增

萬真矣可不為之寒心哉蓋連有覃霈慶典屢行而宗
室推恩不以服派近遠為間斷特奏名三舉皆值異恩
雖助教亦出官歸正人每州以數十百病在膏肓正使
俞跗扁鵲持上池良藥以救之亦無及已

藥城和張安道詩

張文定公在蜀一見蘇公父子即以國士許之熙寧中
張守陳州南都辟子由莫府元豐初東坡謫齊安子由
貶監筠酒稅與張別張悽然不樂酌酒相命手寫一詩
曰可憐萍梗飄蓬客自歎匏瓜老病身從此空齋掛塵
榻不知重掃待何人後七年子由召還猶復見之於南

都及元符末自龍川還許昌因姪叔黨出坡遺墨再讀
張所贈時其薨已十年泣下不能已乃追和之曰少年
便識成都尹中歲仍爲幕下賓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
知己有斯人兩詩皆哀而不怨使人至今有感於斯文
今世薄夫受人異恩轉眼若不相識況於一死一生卷
卷如此忠厚之至殆可端拜也

和范杜蘇四公

晉相和凝以唐長興四年知貢舉取范質爲第十三人
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己及第時名次爲重謂
之傳衣鉢蓋凝在梁正明中居此級故以處質且云它

日當如我後皆至宰相封魯國公官至太子太傅當時
以爲榮凝壽止五十八質止五十四三朝史質本傳亦
書之而新五代史和凝傳誤爲第五以登科記考之而
非也社邨公罷相以太子少師致仕後以南郊免陪位
恩連進至太子太師年八十而薨蘇子容初筮仕爲南
京判官杜公方里居告以平生出處本末曰子異日所
至亦如老夫及蘇更踐中外名德殊與之相似集中有
謝杜公書正叙此事其罷相也亦以太子少師致仕進
太保年八十二而薨昔賢謂貴人徃徃善相人以所閱
多之故也此二者併官爵年壽皆前知異矣

外臺秘要

外臺秘要載制虎方去到山下先閉氣三十五息所在
山神將虎來到吾前乃存吾肺中有白帝出收取虎兩
目塞吾下部中乃吐肺氣上自通冠一山林之上於是
良久又閉氣三十五息兩手捻都監目作三步步皆以
右足在前乃止祝曰李耳李耳圖汝非李耳邪汝盜黃
帝之犬黃帝教我問汝去何畢便行一山虎不可得見
若卒逢之者因正面立大張左手五指側之極勢跳手
上下二度於跳中大喚咄曰虎北斗君使汝去虎即走
子謂人卒逢虎魂魄驚怖竄伏之不暇豈能雍容步趨

仗呪語七字而脫邪因讀此方聊書之以發一笑此書
乃唐王珪之孫燾所作本傳云燾視母疾數從高醫游
遂窮其術因以所學作書討繹精明世寶焉蓋不深考
也

六枳關

盤州種枳六本以爲藩籬之限立小門名曰六枳關每
爲人問其所出倦於酬應今取馮衍顯志賦中語書於
此衍云捷六枳而爲籬案東觀漢記作八枳逸周書小
開篇云嗚呼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
枳維公公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

維在國枳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
疆言上下相維遞爲藩蔽也其數有八與東觀記司予
詳考之乃九枳也宋景文公賀宰相啓式維公枳蓋用
此云

王荆公上書并詩

王荆公議論高竒果於自用嘉祐初爲度支判官上萬
言書以爲今天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
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
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
目而固已合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

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公患也患
在治財無其道爾在位之人才旣不足而閭巷草野之
間亦少可用之材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以
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敝明詔
大臣爲之以漸期爲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
所不講而議者以爲迂闊而熟爛者也當時富韓二公
在相位讀之不樂知其得志必生事後安石當國其所
注措大氏皆祖此書又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
富以惠貧嘗賦兼并詩一篇曰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
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子皆自我兼并乃姦回

姦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後世始倒持黔首遂難裁秦
王不知此更築懷清臺禮義日已媮聖經久堙埃法尚
有存者欲言時所哈俗吏不知方培克乃為才俗儒不
知變兼并可無摧利孔至百出小人司闔開有司與之
爭民愈可憐哉其語絕不工迨其得政設青苗法以奪
富民之利民無貧富兩稅之外皆重出息十二呂惠卿
復作手實之法民遂大病其禍源於此詩蘇子由以為
昔之詩病未有若此其酷也痛哉

左黃州表

唐肅宗時王璵以祠禱見寵驟得宰相帝嘗不豫璵遣

女巫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中人護領所
至干託州縣賂遺狼籍時有一巫美而豔以惡少年數
十自隨尤儉狡不法馳入黃州刺史左震晨至館請事
門鏑不啓震怒破鏑入取巫斬廷下悉誅所從少年籍
其贓得十餘萬因遣還中人璵不能詰帝亦不加罪震
剛決如此而史不記其他事予讀元次山集有左黃州
表一篇云乾元己亥贊善大夫左振出爲黃州刺史下
車黃人歌曰我欲逃鄉里我欲去墳墓左公今旣來誰
忍棄之去後一歲又歌曰吾鄉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
子正尊信左公能殺之蓋此巫黃人也振在州三遷侍

御史判金州刺史將去黃人多去思故爲作表予謂振
也即震爲政宜民見於歌頌史官當特書之於循吏中而
僅能不沒其實故爲標顯於此已亥者乾元二年璵以
元年五月自太常少卿拜中書相二年三月罷本紀及
宰相表同而新史本傳以爲三年自太常卿拜相明日
罷失之矣乃承舊史之誤也

李鄆詔書

唐代宗即位鄆汾陽爲近昵所搖懼禍之及表上自靈
武河北至于絳州兩朝所詔詔書一千餘卷家傳載其
表語其多如是又讀韋端符所撰李衛公故物記云三

原令座中有客曰李丞者衛公之胄藏文帝賜書二十
通多言征討事厚勞苦其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
治也暨公疾親詔者數四其一曰有晝夜視公病大老
嫗令一人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權文公視此詔常泣
曰君臣之際乃如是耶新史載其事云靖五代孫彥芳
大和中爲鳳翔司錄參軍以高祖太宗賜靖詔書數函
上之天子悉留禁中又勅摹詔本還賜彥芳即二事觀
之唐世之所以眷禮名將相者綢繆熟復至此漢晉以
來所不及也

兩道出師

三十五
卷之四
古九

國家用兵行師異道並出其勝敗功罪當隨其實而處之則賞信罰明人知勸戒漢武帝遣衛青霍去病伐匈奴去病以功益封又封部將四人為列侯而青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宣帝遣田廣明等五將軍擊匈奴又以常惠護烏孫兵共出五將皆無功而廣明及田順以罪誅獨常惠奉使克獲封侯宋文帝伐魏雍州諸將柳元景等既拔弘農陝城戍潼關矣而上以東軍王玄謨敗退皆召還其後玄謨貶黜元景受賞紹興七年淮西大帥劉少師罷湖北岳少保以母憂去累辭起復之命朝廷以兵部尚書呂安老侍郎張淵道分使兩部

已而正除宣撫遂掌其軍岳在九江憂兵柄一失不容
再得亟兼程至鄂有旨復故任而召淵道爲樞密都承
旨安老在廬遭變言者論罷張魏公淵道亦繼坐斥隆
興中北虜再動兵張公爲督帥遣李顯忠邵宏淵攻符
離失利而退一府皆貶秩是時汪莊敏以參知政事督
視荆襄東西不相爲謀乃亦坐譴古今不侔如此

杜韓用歇後語

杜韓二公作詩或用歇後語如悽其望呂葛仙鳥仙花
吾友于友于皆挺拔再接再礪乃僮僕誠自創爲爾惜
居諸誰謂貽厥無基趾之類是已

唐明皇賜二相物

唐明皇以李林甫爲右相顯付大政而左相牛仙客李適之陳希烈前後同列皆拱手備員林甫死楊國忠代之其寵遇愈甚天寶十三載上御躍龍殿門張樂宴群臣賜右相絹一千五百疋綵羅三百疋綵綾五百疋而賜左相絹三百羅綾各五十而已其多寡不侔至於五倍如希烈庸才知上恩意安得不奴事之乎宜其甘心臣於祿山也

一百五日

今人謂寒食爲一百五者以其自冬至之後至清明歷

節氣五凡爲一百七日而先兩日爲寒食故去它節皆不然也杜老有鄜州一百五日夜對月一篇江西宗泐詩云一百五日足風雨二十六峯勞夢魂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之類是也吾州城北芝山寺爲禁煙遊賞之地寺僧欲建華嚴閣請予作勸緣疏其末一聯云大善知識五十二永壯人天之仰寒食清明一百六鼎來道俗之觀或問一百六所出應之曰元微之連昌宮詞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是以用之

老杜寒山詩

老杜春日憶李白詩云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清新
 庾開府俊逸鮑參軍嘗有武弁議其失曰既是無敵又
 却似庾鮑或折之曰庾清新而不能俊逸鮑俊逸而不
 能清新太白兼之所以為無敵也今集別本一作無數
 殆好事者更之乎寒山子詩云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
 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人亦有言既似秋月碧潭
 乃以為無物堪比何也蓋其意謂若無二物比倫當如
 何說耳讀者當以是求之

礬石之毒

讀黃伯思東觀餘論內評王大令書一節曰靜息帖云

礬石深是可疑事兄患喜散輒發癰散者寒食散之類
散中蓋用礬石是性極熱有毒故去深可疑也劉表在
荊州與王粲登障山見一岡不生百草粲曰此必古冢
其人在世服生礬石熱蒸出外故草木焦滅鑿着果墓
礬石滿坐又今洛水冬月不冰古人謂之温洛下亦有
礬石今取此石置瓮水中水亦不冰又鶴伏卵以助暖
氣其烈酷如此固不宜餌服子敬之語實然淮南子曰
人食礬石死蠶食之而不飢予仲兄文安公鎮金陵因
秋暑減食當塗齎湯三益教以服礬石圓已而飲啖日
進遂加意服之越十月而毒作鼻衄血斗餘自是數數

不止竟至精液皆竭迨於捐館偶見其語使人追痛因書之以戒未來者

會合聯句

韻略上聲二腫字險窄予向作汪莊敏銘詩八十句唯蕭敏中讀之曰押盡一韻今考之猶有十字越用一董內韻其詞曰維天生材萬彙傾竦侯王將相曾是有種公家江東世繹耕壟桃谿之浹是播是稔孰丰厥培甄此圭珙公羈未奮逸駕思駮沈酣春秋蹈迪周孔徑策名第稍辭滌燁橫經湘沅士敬如捧蓬萊方丈佩飾有琫應龍天飛蒼蔚雲滂千官在序摩厲從吏吾惟片言

借箸泉湧正冠霜臺過者卞悚顏顏殿祀聲氣不動顯
仁東攢巫史呼洵昌言一下恩泱千冢薰粥孔熾邊戒
毛辭媿啗當位左掣右壅公去當今沸渭混頊天威震
耀誰不憤踊遂遷中司西柄是董出關啓旆籌檄倥偬
業業荆襄將懦曰拱投袂奮赴如尊乃勇鄧唐蔡陳馳
捷系踵佛狸歸虺民恃不忍璽書賜朝百揆參摠亞勛
贊冊國勢尊鞏督軍載西寄責采重方規許洛事援秦
隴符離罔功竒畫膠拳鈞樞建使宰席亢寵還臨西州
夾道歡擁街未嘗病癖且臆曾不憚遣使我心憎湘
湖高丘草木蔚翁維水容裔維山籠從矢其銘詩詞費

以冗柰何乎公萬撰母聳若韓孟籍徹會合聯句三十
四韻除螺蛹二字韻略不收外餘皆不出二腫中雄奇
激越如大川洪河不見涯涘非瑣瑣潢汙行潦之水所
可同語也其詩曰離別言無期會合意深重病添兒女
戀老喪丈夫勇劍心知未死詩思猶孤聳愁去劇箭飛
謹來若泉涌析言多新貫攄抱無昔壅念難湏勤追悔
易勿輕踵吟巴山犖嶮說楚波堆龍馬辭虎豹怒舟出
蛟鼉恐狂鯨時孤軒幽狝雜百種瘴衣常腥膩蠻器多
踈冗剥苔吊斑林角飯餌沉濠忽爾街遠命歸歟舞新
寵鬼窟脫幽妖天居覲清拱京遊步方振謫夢意猶恟

詩書誇舊知酒食接新奉嘉言寫清越瘡病失朏腫夏
陰偶高庇宵塊接虛擁雪弦寂寂聽茗盃纖纖捧馳輝
燭浮螢幽響泄潛蒼詩老獨何心江疾有餘蘊我家本
漚穀有地介臯鞏休跡憶沉冥我冠慙闕岬并朝高轡
逸振物群聽悚徒言濯幽泌誰與雜荒茸朝紳鬱青綠
馬飾曜珪琪國讎未銷鑠我志蕩邱隴君才誠倜儻時
論方洵浴格言多彪蔚縣解無楛拳張生得淵源寒色
拔山豕堅如撞群金眇若抽獨蛹伊余何所擬跛鼈詎
能踊塊然墮岳石飄爾冑巢翫龍旆垂天衢雲韶凝禁
甬君胡眠安然朝鼓聲洶洶其間或有類句然衆手立

成理如是也

容齋四筆卷第四

容齋四筆卷第五十四則

土木偶人

趙德夫作金石錄其跋漢居攝墳壇二刻石云其一上谷府卿墳壇其一祝其卿墳壇曰墳壇者古未有土木像故爲壇以祀之兩漢時皆如此予案戰國策所載蘇秦謂孟嘗君曰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語桃梗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爲人兩下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兩降水至流子而去矣所謂土木爲偶人非像而何漢至寓龍寓車馬皆謂以木爲之象其真形謂之兩漢未有則不可也

饒州風俗

嘉祐中吳孝宗子經者作餘干縣學記云古者江南不能與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後七閩二浙與江之西東冠帶詩書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於天下江南既爲天下甲而饒人喜事又甲於江南蓋饒之爲州壤土肥而養生之物多其民家富而戶羨蓄百金者不在富人之列又當寬平無事之際而天性好善爲父兄者以其子與弟不文爲咎爲母妻者以其子與夫不學爲辱其美如此子觀今之饒民所謂家富戶羨了非昔時而高薨巨棟連阡巨陌者又皆數十年來寓公所擅而好善爲

學亦不盡如吳記所言故錄其語以寄一歎

禽畜菜茹色不同

禽畜菜茹之色所在不同如江浙間豬黑而羊白至江
廣吉州以西二者則反是蘇秀間鵝皆白或有一斑褐
者則呼爲鴈鵝頗異而畜之若吾鄉凡鵝皆鴈也小兒
至取浙中白者飼養以爲湖沼觀美浙西常茹皆皮紫
其皮白者爲水茹吾鄉常茹皮白而水茹則紫其異如
是

伏龍肝

本草伏龍肝陶隱居云此竈中對釜月下黃土也以竈

有神故呼爲伏龍肝并以迂隱爲名爾雷公云凡使勿
悞用竈下土其伏龍肝是十年已來竈額內火氣積自
結如赤色石中黃其形兒八稜予嘗見臨安醫官陳輿
大夫言當以砌竈時納猪肝一具於土中俟其積久與
土爲一然後用之則稍與名相應比讀後漢書陰識傳
云其先陰子方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注引雜五行書
曰宜市買猪肝泥竈令婦孝然則輿之說亦有所本云
廣濟曆亦有此說又列作竈忌日云伏龍在不可移作
所謂伏龍者竈之神也

勇怯無常

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實實則勇無氣則虛虛則怯怯勇虛實其由甚微不可不知勇則戰怯則北戰而勝者戰其勇者也戰而北者戰其怯者也怯勇無常儻忽往來而莫知其方惟聖人獨見其所由然此呂氏春秋決勝篇之語予愛而書之

趙德甫金石錄

東武趙明誠德甫清憲丞相中子也著金石錄三十篇上自三代下訖五季鼎鍾虬鬲槃匜尊爵之款識豐碑大碣顯人晦士之事蹟見于石刻者皆是正偽謬去取褒貶凡爲卷二千其妻易安李居士平生與之同志趙

沒後愍悼舊物之不存乃作後序極道遭罹變故本末
今龍舒郡庫刻其書而此序不見取比獲見元藁於王
順伯因為撮述大槩去予以建中辛巳歸趙氏時丞相
作吏部侍郎家素貧儉德甫在太學每朔望謁告出質
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
嚼後二年從官便有窮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傳寫未
見書買名人書畫古奇器有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
萬留信宿計無所得捲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及
連守兩郡竭俸入以事鉉槩每獲一書即日勘校裝緝
得名畫彝器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盡一燭為率故紙

札精緻字畫全整冠於諸家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
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
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則舉否大笑或至茶覆懷中不得
飲而起凡書史百家字不刊缺本不誤者輒市之儲作
副本靖康丙午德甫守淄川聞虜犯京師盈箱溢篋戀
戀悵悵知其必不爲已物建炎丁未奔太夫人喪南來
旣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印本重大者畫之多幅
者器之無欸識者已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
之重大者所載尚十五車連艦渡淮江其青州故第所
鎖十間屋期以明年具舟載之又化爲煨燼已酉歲六

月德甫駐家池陽獨赴行都自岸上望舟中告別予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遙應曰從衆必不得已先弃輜重次衣衾次書冊次卷軸次古器獨宋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勿忘之徑馳馬去秋八月德甫以病不起時六宮往江西予遣二吏部所存書二萬卷金石刻二千本先往洪州至冬虜陷洪遂盡委弃所謂連艦渡江者又散爲雲煙矣獨餘輕小卷軸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論石刻數十副軸鼎彝十數及南唐書數篋偶在卧內巋然獨存上江旣不可往乃之台溫之衢之越之杭寄物於嵗縣庚戌春官軍收叛卒悉取

去入故李將軍家歸然者十失五六猶有五七麓挈家
寓越城一夕爲盜穴壁負五麓去盡爲吳說運使賤價
得之僅存不成部帙殘書策數種忽閱此書如見故人
因憶德甫在東萊靜治堂裝標初就芸籤縹帶束十卷
作一帙日校二卷跋一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
卷耳今手澤如新墓木已拱乃知有有必有無有聚必
有散亦理之常又胡足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
爲後世好古博雅者之戒去時紹興四年也易安年五
十二矣自叙如此予讀其文而悲之爲識於是書

韓文公薦士

唐世科舉之柄顯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爲之助謂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於譏議多公而審亦或脅於權勢或撓於親故或累於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賢者臨之則不然未引試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於胷中矣韓文公與祠部陸貞外書云執事與司貢士者相知識彼之所望於執事者至而無間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職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矣愈之知者有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群玉撫言作此四子者可以當首薦而極論期於成而後止可也

沈杞張弘

科記又作弘

尉遲汾李紳張後餘李翊皆出群之

才與之足以收人望而得才實主司廣求焉則以告之
可也往者陸相、司貢士、愈時幸在得中所與及第者
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
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於王與
梁如此不疑也至今以爲美談此書在集中不注歲月
案撫言云正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儔負外通榜韓
文公薦十人於儔權公凡三榜共放六人餘不出五年
內皆捷以登科記考之正元十八年德輿以中書舍人
知舉放進士二十三人尉遲汾侯雲長韋紆沈杞李翊
登第十九年以禮部侍郎放二十人侯喜登第永正元

年放二十九人劉述古登第通三榜共七十二人而韓所薦者預其七元和元年崔邠下放李紳二年又放張後餘張弘皆與撫言合陸修在正元間時名最著韓公敬重之其行難一篇爲修作也曰陸先生之賢聞於天下是是非非自越州召拜祠部京師之人日造焉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于朝者吾取其與其而已在下者多于朝凡吾與者若干人又送其刺歙州序曰君出刺歙州朝廷者舊之賢都邑游居之良齋咨涕洟咸以爲不當去則修之以人物爲已任久矣其刺歙以十八年二月權公放榜時旣以去國而用其言不替其不

負公議而采人望蓋與陸宣公同韓公與書時方爲四
門博士居百寮底殊不以其薦爲犯分故公作權公碑
云典貢士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
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又去前後考
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踊相躡爲宰相達官其餘布處
臺閣外府凡百餘人梁肅及儉皆爲後進領袖一時龍
門惜其位不通顯也豈非汲引善士爲當國者所忌乎
韓公又有荅劉正夫書云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
不徃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荅其意邪來
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

進名以是觀之韓之留意人士可見也

王勃文章

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駢儷作記序碑碣蓋一時體格如此而後來頗議之杜詩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正謂此身身名俱滅以責輕薄子江河萬古流指四子也韓公滕王閣記云江南多游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及得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注謂王勃作游閣序文云中丞命爲記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則韓之所以推勃亦爲不淺矣勃

之文今存者二十卷云

呂覽引詩書

呂氏春秋有始覽諭大篇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
神乃武乃文又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
長可以生謀高誘注皆曰逸書也廟者鬼神之所在五
世又遠故於其所觀魅物之怪異也予謂呂不韋作書
時秦未有詩書之禁何因所引訛謬如此高誘注文怪
異之說一何不與之甚邪又孝行覽亦引商書曰刑三
百罪莫重於不孝今安得有此文亦與孝經不合又引
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注云周書周公所作尤

妾也又以晉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爲
舜自作詩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志爲
子產答叔向之詩不知是時國風雅頌何所定也甯戚
飯牛歌高誘全引碩鼠三章又爲可笑

藍田丞壁記

韓退之作藍田縣丞廳壁記椰子厚作武功縣丞廳壁
記二縣皆京兆屬城在唐爲畿甸事體正同而韓文雄
拔超峻光前絕後以柳視之殆猶武夫之與美玉也甫
田方崧卿得蜀本數處與今文小異其破崖岸而爲文
一句繼以丞廳故有記蜀本無而字考其語脉乃破崖

岸爲文丞是句絕文丞者猶言文具備負而已語尤奇
崛若以丞字屬下句則既是丞廳記矣而又去丞廳
有記雖初學爲文者不肯爾也此篇之外不復容後人
出手姪孫倬頃丞宣城後生頗有意斯道自作題名記
示予予曉之曰他文尚可隨力工拙下筆至如此記豈
宜犯不韙哉倬時已勒石深悔之近日亦見有爲之者
吾家孫姪多京官調選再轉必爲丞慮其復有効尤者
故書以戒之

錢武肅三改元

歐陽公五代史叙列國年譜云聞於故老謂吳越亦嘗

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吳越後自諱之及
旁采諸國書與吳越往來者多矣皆無稱帝之事獨得
其封洛星石爲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耳王順
伯收碑有臨安府石屋崇化寺尊勝幢云時天寶四年
歲次辛未四月某日元帥府府庫使王某文明慶寺白
傘蓋陀羅尼幢云吳越國女弟子吳氏十五娘建其發
願文序曰十五娘生忝霸朝貴彰國懿天寶五年大歲
壬申月日題順伯考其歲年知非唐天寶而辛未乃梁
開平五年其五月改乾化壬申乃二年梁以丁卯篡唐
武肅是歲猶用唐天祐次年自建元也錢唐湖廣潤龍

王廟碑云錢鏐正明二年丙子正月建新功臣禪院碑
封睦州墻下神廟勅皆正明中登聖寺磨崖梁龍德元
年歲次辛巳錢鏐建又有龍德三年上宮詩是歲梁士
九里松觀音尊勝幢寶大二年歲次乙酉建衢州司馬
墓誌云寶大二年八月歿順伯察乙酉乃唐莊宗同光
三年其元年當在甲申蓋自壬申以後用梁紀元至後
唐革命復自立正朔也又水月寺幢云寶正元年丙戌
十月具位錢鏐建是年爲明宗天成招賢寺幢云丁亥
寶正二年又小昭慶金牛碼頭等九幢皆二年至五年
所刻貢院前橋柱刻寶正六年歲在辛卯造然則寶大

止三年而改寶正寶正盡六年次年壬辰有天竺日觀
庵經幢復稱長興三年八月用唐正朔其年三月武肅
薨方寢疾語其子元瓘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
事大之禮於是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然則有天寶
寶大寶正三名歐陽公但知其一二耳通鑑亦然自是歷
晉漢周及本朝不復建元今猶有清泰夫福開運會同
係契年乾祐廣順顯德石刻存者三四十種固未嘗稱帝
也

黃庭換鵝

李太白詩云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蓋用

王逸少事也前賢或議之曰逸少寫道德經道士舉鵝
群以贈之元非黃庭以爲太白之誤子謂太白眼高四
海衝口成章必不規規然旋檢閱晉史看逸少傳然後
落筆正使誤以道德爲黃庭於理正自無害議之過矣
東坡雪堂旣毀紹興初黃州一道士自捐錢粟再營建
士人何頡斯舉作上梁文其一聯云前身化鶴曾陪赤
壁之游故事換鵝無復黃庭之字乃用太白詩爲出處
可謂竒語案張彥遠法書要錄載褚遂良右軍書目正
書有黃庭經云注六十行與山陰道士真蹟故在又武
平一徐氏法書記云武后曝太宗時法書六十餘函有

黃庭又徐季海古跡記元宗時大王正書三卷以黃庭
爲第一皆不云有道德經則知乃晉傳誤也

宋桑林

左傳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注桑林者殷天子
之樂名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及著雍疾卜桑林
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晉筮不可予案呂氏春秋云
武王勝殷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高誘注曰桑山
之林湯所禱也故使奉之淮南子云湯旱以身禱於桑
山之林許叔重注曰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桑
林二說不同杜預注左傳不曾引用豈非是時未見其

書乎

馮夷姓字

張衡思玄賦號馮夷俾清津兮權龍舟以濟予李善注
文選引青令傳曰河伯姓馮氏名夷浴於河中而溺死
是爲河伯太公金匱曰河伯姓馮名脩裴氏新語謂爲
馮夷莊子曰馮夷得之以游大川淮南子曰馮夷服夷
石而水仙後漢張衡傳注引聖賢冢墓記曰馮夷者弘
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爲河伯又龍魚
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唐碑有河侯
新祠頌秦宗撰文曰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數說不同

然皆不經之傳也蓋本於屈原遠遊篇所謂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前此未有用者淮南子原道訓又曰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許叔重云皆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此自別一馮夷也

容齋四筆卷第五

